皇明資治正紀洞觀卷之二

臣金壇于玉理輯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以齊泰爲兵部尚書泰應天府溧水縣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知於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三月晉王薨謚曰恭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安晉王太原次成祖文皇帝初封燕王周王開封皆

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武昌齊王青州潭王長沙國除魯王兖州蜀王成都湘王荊州代王大同肅王甘肅移蘭州遼王廣寧移荊州慶王寧夏寧王大寧移南昌岷王雲南移武岡谷王宣州絕韓王平涼潞州安王絕唐王南陽郢王絕伊王洛陽皆諸王妃所生也祖訓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永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廸先猷郡王子除嫡長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女食祿二百石

至成化以後宗室日繁一遇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十百年當益厪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夏四月上不豫閏五月十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本月十六日葬孝陵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黃佐廣州志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煖即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由中迄外百職釐舉

龍飛紀畧云帝嚴於吏治凡有貪酷州縣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情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贓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貫草以爲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剝皮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剝皮貫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有爲老人怕做人材詐爲癡愚不識字以冀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爲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屍作巳名朦朧相埋潛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一時嚴密氣象可想見矣

初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慮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太祖

咏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及立爲皇太孫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召侍講太常卿黃子澄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遠者踰六七千里北虜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禦地大權重易以驕僭洪武中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

太孫既即位諸王與中朝浸相疑貳

閏五月十六日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三追尊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爲孝康皇后繼母皇妃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熞爲徐王○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六

月日赤無光○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儒爲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孝儒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後方正學當燕兵危急之際尚以周官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叔英此書對病之藥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倫字安常山東東昌府恩縣人世僑居順天宛平縣遨遊山林間布褐藜藿淡如也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

南叅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
註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蠻童夷豎無不向
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御書怡老
堂三字及髹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
不見有几杖之須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
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上
甚嘉之○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紳字仲縉先翰林待
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
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
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
暇日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
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賔禮教授蜀郡至是給事中
徐誠御史黃凱薦之遂有是擢○擢戶部主事夏原吉
爲戶部右侍郎原吉湖廣長沙府湘陰縣人母廖氏夢
三閣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
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原吉往觀鬼卒無言他日鬼
復有言或問之故鬼曰夏公端人吾不敢耳舉鄉士入
太學授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超陞本部侍郎○擢
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義四川重慶府巴縣人

初名瑢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蹇叔之後乎瑢叩首不敢對太祖喜其篤實令更名義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與時浮沈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不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秋七月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初縉舉洪武戊辰進士以中書庶吉士改御史累上封事指斥時政兵部尚書沈瑨疾之太祖謂縉年尚少命其父挈歸鄉里臨行語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趍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

臣于玉理曰解縉有經濟大才新君即位正用人之時河州之謫大臣失薦賢之誠矣況奔喪赴臨臣子分義當然乎後雖無死難之節而立朝多匡弼之忠即洪武時救李善長一疏永樂時定洪熙之儲二事已見其槩其可稱述者甚多惜文皇不能盡用而枉致之死人才自古稱難才猷足以濟世者亦不能沒其善如楊榮楊溥楊士奇俱非死節而相業爲國朝

第一至胡廣胡濙蹇義輩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匡弼之忠與世浮沈竊位貪祿斯可鄙耳

廢周王橚爲庶人先是周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一日罷朝召黃子澄曰先生憶昔者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須密子澄退與齊泰謀泰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儒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於蜀王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冬十月加魏國

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時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僧道衍者蘇州府長洲縣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今鎮江府賦覽古詩曰樵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簫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燕王知有文武異才日與謀議一日侍宴時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王大喜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彰白形如

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召珙至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曰殿下何如此輕行燕王曰胡說我等護衛長官也珙思此處非露機之所默然不答還官命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扣鐘足底龜紋有雙黑痣俟年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珙字廷玉號柳庄浙江鄞縣人上亦聞其名亦召見使相焉珙言害氣在西北方人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一見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順境矣忠善卜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忠卜以大吉告遂署長史永樂初擢兵部尚書其相術奇驗類此文皇登極召珙拜太常寺丞卒賜塋祭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吏部尚書茹瑺有罪免瑺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御史纍昭劾奏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學術不宜居宰衡統百官遂令致

仕瑞以此怨二人○十二月召齊王榑（音符）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爲其下所告命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

召雲南左布政使張紞（音膽）爲吏部尚書紞陝西富平人洪武中平雲南即以紞爲左布政化孚夷民遠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創置皆紞裁定中國衣冠流徙雲南者不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秩滿入覲高皇帝嘉其能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仍治黔南至是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紞識鑒精明振枉抑拔淹滯量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彈冠相慶焉○召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爲人敦厚高潔持法廉慎○遼州人高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謫戍貴州帝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略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欲遺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

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强悍不臣之心迨
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
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
之禍非文帝付托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矣我太祖
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汎掃胡元芟刈
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
荒莫不輸忱納貢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
王純一之德皇太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
穆穆皇皇宜君宜皇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
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

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上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
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
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
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
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
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
肅星羅棊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
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
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
兖楚湘齊兖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
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
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
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
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
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
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
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
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

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修方一掃
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
見漢諸侯强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
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
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
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
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
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不惟無腹
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
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鄰欺臣亦謂國不和

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

臣于玉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爲復

廟號以補盛典事太祖以建文帝爲嫡長皇孫應承

大統而遺詔嗣位非不當立而立者在位四年用人

行政真守成賢主特以國運在燕而遭靖難之變不

獲令終當時忠臣義士死節者不可勝紀至今思之

有誰不痛惜乎景帝初以郕王監國而即眞後置英

廟於南宮易憲廟於沂邸憲廟毫不介意惟念其勘

難保邦之功而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爲恭仁康定景

皇帝萬世而下孰不誦憲廟之盛德於不衰建文較

之景帝其當復又何如正統七年張太后大漸召內

閣至榻前問朝廷有何事未辦楊士奇首以建文臨

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爲

對張太后未及答而崩是後閣臣禮臣無復有談及

者豈以不急之務而置之乎臣謂實盛世之缺典也

當事者宜急議勿緩

己酉　元年春正月○詔開史館纂修太祖高皇帝

實錄以禮部侍郎董倫爲總裁侍講方孝儒副之○命

左都御史纍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

四人分巡天下問民疾苦賞廉黜貪○冊立皇子文奎

爲皇太子詔養老賜米帛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

先是帝皇考旣謚懿文帝諱又曰允炆及皇子生復命立文奎識者曰此臣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王聞之訝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二月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燕○三月京師地震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請預爲之備命都督宋忠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獻練兵於山海關○夏四月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燧高煦至京師尋遣歸國時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或曰不宜偕行王曰使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也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射騎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

保其無他帝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旣還得京師動靜甚悉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大事濟矣及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削岷王楩護衛楩所爲兇悖帝降勑切責之革其護衛詠其導惡指揮宗麟○湘王柏自殺湘王僞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帝降勑切責議發兵討之王怒焚其宮室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五月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告瑛受燕府賞賜結爲腹心辭連昱及璉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旣而編管瑛於廣西昱放爲民璉降銅陵典史○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前以都督僉事耿瓛掌北平都司事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參議尋召還時聞燕藩將有變使瓛偕清往視軍馬以防邊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使術士袁忠徹執壺相之宴畢忠徹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主刑傷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揷髮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

告燕府官旗周鐸等陰謀詔逮赴京皆沒產伏誅燕王亦被詔讓乃稱疾徉狂語言蹇亂或臥土壤或暈仆彌日張昺等嘗入問疾燕王擁烘爐猶呼寒昺嘆息而出葛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遣中官往逮燕府官屬張昺謝貴以兵圍燕府王城燕王將起兵帝遣人往燕逮王府官屬而謝貴張昺受密命約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爲內應先是燕王稱疾不出屢問僧道衍以起兵之期道衍每對言未可至是朝廷密勑北平都指揮使張信擒燕王其母聞之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乃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勑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子也呼爲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王以爲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意欲殿下易黃瓦爾王乃喜是日謀乃定時謝貴等以北平在城七衛幷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逼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張昺爲飛章奏聞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者

奸譎人也昺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獻燕府王令張玉等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王城守衛○秋七月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死之時昺貴督諸衛軍士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躁震動城內王召張玉朱能謀曰彼軍布滿城市吾兵少恐不足辦事奈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昺餘無能爲矣王曰貴等防守既嚴猝亦難擒以計取之可也今奸臣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初四日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得內官所逮名乃往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呼止之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盧震下殿時王尚扶雙杖而坐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遂斬之時貴昺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昺不服皆斬之後既登極族貴

昺及誠震家○燕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叅議戊辛金忠爲燕府紀善乃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爲名北平三司官不同心者俱被擒惟叅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李濬陳恭等從之○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進取薊州都指揮馬宣死之○靖難兵破居庸關遂克懷來執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以歸時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瑱不量力欲來攻我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若稍緩之彼增兵堅守則難取矣諸將皆曰善於是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瑱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輕躁寡謀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

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帥渡河皷躁直衝其陣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宋忠俞瑱皆被擒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餘衆悉降○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大將軍印帥師三十萬北伐○開設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府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使司事○八月耿炳文帥師次於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楊松死之戰於莫州都督潘中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莫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殿燕王聞之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

生擒潘忠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草一束蒙其頭又領軍士數人伏於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遂生擒忠王至莫州盡降其衆○耿炳文與靖難兵戰於真定敗績副將李堅甯忠顧成等皆被執燕師既勝莫州回駐白溝河燕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不慮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遂進兵次無極縣時炳文軍滹沱河北由西門而營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炳文惟備西北其東無備王乃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營循

城夾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甯忠皆被擒斬首無算屍填城壕○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北伐時帝方鋭意文治日與方孝儒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憂至是聞耿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强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帝曰孰堪爲將子澄曰李景隆文武全才也向者不遣耿炳文而用李景隆必無此矣帝以爲然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

召耿炳文回京○以高巍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盡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將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乃檄遠邇興甲兵襲疆宇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求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

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此異姓之將士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燕王覽書不懌○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末燕王嘗奉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懽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三衛多胡人獷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與燕合謀削其三護衛燕王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告寧王以窮蹙求爲和解陽爲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師兼程遂趍大寧○李景隆帥師次於德州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燕王聞之曰李景隆膏粱豎子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怯以十萬

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今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掎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之來就擒耳遂行諭世子嚴爲守備戒勿出戰○靖難兵至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燕王議援永平吳高聞燕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恐李景隆攻北平城中驚疑不安欲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王曰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俱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鎮守大寧都督劉貞執都指揮卜萬下獄大寧之爲鎮也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峰口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巽懦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私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

廷燕王忌之乃設反間討作書貽萬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劉貞得與萬書果疑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辯卒不能自明○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卜萬亦爲北軍所殺松亭關師潰都督陳友及都指揮房寬指揮徐理陳文景福千戶朱榮等悉降皆驍將也惟劉貞單騎負勑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燕王駐師於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入城陰結諸胡幷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結九營於鄭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遂攻燒順城門世子嚴肅部署拒守甚力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王至會州

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十一月靖難兵及李景隆戰於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休息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燕王追擊之暉敗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略無難於言○燕王上書狀齊泰王子澄等奸惡且曰乞將奸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不發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南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籌畫治兵如故○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為兵

部尚書

庚辰　二年春正月天下官來朝免賀○召河州御史解縉爲文淵待詔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詩云謫官西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閒却擎天手萬古雲霄日月高至是董倫薦之故召回○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宣教化爲職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三月策進士於奉天殿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並授翰林修撰廷試策艮最優以貌不揚易靖第一靖初名廣帝曰北邊方與韃靼爲亂胡豈可廣乎即日賜名靖授靖及王艮李貫爲翰林修撰二甲首名以下吳溥楊榮劉現楊溥爲編修金幼孜陳繼之胡濙爲給事中是科得楊榮楊溥金幼孜顧佐陳洽

後建文之難惟艮死之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王艮李貫皆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貫獨不類君子恥之

夏四月李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眞定約日

合兵進攻北平先是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沈諸江至是復賜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召湖廣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叔英浙江台州府黃巖縣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稱知漢陽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嘆曰民將無食吾爲民父母敢自飽也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一如前禱雨遂霽其精誠如此○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李景隆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安謂丘福等曰其來無能爲惟恃其衆耳衆豈可恃人衆易亂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而風行草偃其摧敗披靡失志喪氣至今魂褫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是日燕軍渡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王坐交床以待旦忽見兵刃有光燦燁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王喜曰此必勝之兆也帝慮景隆

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李景隆帥諸軍次於白溝河靖難兵迎戰不利時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瞿能奮勇先登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王自率軍數萬夾擊之都指揮何清被執時日已晡人猶戰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營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瞿能平安諸軍及靖難兵戰於白溝河敗之斬其將陳亨燕王與高煦來戰諸軍大敗瞿能死之李景隆奔德州先是燕王既收軍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先與燕將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翼寬陣披靡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徐爲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燕王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幾爲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

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會旋風起折大將旗景隆軍亂燕王乃以勁騎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而還

于玉理曰國運在燕中朝籌畫事事皆拙北平燕之根本張昺謝貴既受命擒燕以兵圍燕府王城矣乃爲所欺而獨身入端禮門豈非自往獻首乎少年輕挑無謀至此豈堪任者乃以根本重地委託耶當時若以鐵鉉爲左布政平安爲都指揮則召之不動撼之彌堅燕王且不能出王城而有北平寸土況有天下乎至李景隆一傾邪豎子原不諳兵乃謬稱才兼文武而恃爲萬里長城不啻張昺謝貴之覆轍後徐輝祖與何福兩軍相倚正可爲將之得人乃復召輝祖還而何福遂以孤軍失守則齊泰黃子澄始終謀畫雖爲中朝而計疎識闇適以資燕耳運數所歸豈人所能預哉

靖難兵進攻德州○五月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叅督軍務高巍還守濟南李景隆南奔諸城堡皆望風潰時方端午巍及鉉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募兵幷收集潰亡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奔濟南靖難兵遂入德州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衆宵遁往就鐵鉉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奔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下燕王聞李景隆南奔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奔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鐵鉉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能下陞鉉山東布政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征虜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不聽副都御史練子寧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訴其罪頓首曰敗殿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卒不聽帝之仁柔無斷

類如此○秋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爲皐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儒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皐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凡三閱月百方攻之而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城鐵鉉乃詐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晝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呼萬歲鐵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燕府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府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堵比其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棄馬取從馬走疋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埤者辱罵燕王大怒攻益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燕王甚憤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退還北平鉉遂及盛庸等兵

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鐵鉉爲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冬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陽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爲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麤備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修之未易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聞言往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爲力且機事貴密故未令衆知玉與能稱善徐凱等諜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爲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修城燕兵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垛兒竈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爲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

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内薄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王進次臨清○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東昌素無蓄積何所恃乎燕師自恃屢勝見庸騎纔往即鼓譟而前盡爲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於陣騎兵多棄甲而降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庸趨兵追之擊殺無計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殺至此兵敗北王猶以一騎殿後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數人而去燕王喜以高煦爲肖已甚獎之是役也使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故曰王者不死

辛巳　三年春正月東昌捷報至京師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復任以政事○靖難兵回北平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廢兩日耳及敗於東昌道衍曰前言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王整兵前進○燕王修佛會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涕淋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張玉者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被創而沒王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蓆食不下咽隕涕不已○二月燕府復率兵南出○三月盛庸兵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殺其大將譚淵壬午日復戰敗績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至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燕王先率三騎覘之掠陣而過遂麾兵攻其左掖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頂作木鑽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皆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庸軍棄盾丞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薫眞保等皆爲得軍所殺會日暮各斂兵還營明日再戰燕王謂諸將

曰昨日譚淵因敵乖逆擊大旱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後安得不致死鬬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汝曹當慎之時盛庸兵於西南燕兵軍於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瞇目咫尺不見人北兵乘風大呼縱擊之南軍大敗棄兵而乖莊得與驍將楚智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蹂踐死者不可勝計盛庸單騎乖德州是戰也燕王輕身出入庸陣將士守上戒諭不加刃以致於敗○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責以付託不效以謝燕人實出募兵也○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於藁城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領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回真定燕王謂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之以爲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

惡兵家所忌不宜進步王曰時機不可失也若梢緩之彼退守眞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爲力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與南軍遇於藁城傑等列方陣於西南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其餘自潰乃以軍縻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其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傑等軍大潰追奔直抵眞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生擒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靖難兵狥河北郡縣多降遂次於大名

白溝夾河眞定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數之所定人力難回

夏四月燕王遣人上書於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王示左右曰署臣於燕王之上其義爾知之乎皆對曰不知王曰予名與帝音同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有在今以臣先之即稱燕王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

理寺少卿薛嵓如燕時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儒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軍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間師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失帝乃命觀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薛嵓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刋印數千紙付嵓令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王讀詔大怒欲殺嵓旣而釋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戈甲鼓旗相接馳射其中使嵓觀之留數日遣還

天下無不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集莫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此爲投機之會且數千宣諭會此而能密會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方黃輩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權變不足在時平則爲賢相而恃以扶危濟傾則拘攣莫展矣

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

萬河水盡熬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歸京師大震○秋七月遣錦衣衛千戶張安使燕方孝儒曰今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又絕事勢可憂向罷兵之說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策燕王素寵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其世子嘗爲二子所讒恒不自安今貽書世子令歸心天朝許以燕王之位則可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儒草書張安齎詣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幷安等送赴軍前時燕宦者黃儼素附高燧乃先馳告燕王譖世子與朝廷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語始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王覽書嘆曰嗟乎幾害吾子乃囚安等○冬十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帝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帝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言訖而崩帝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難兵漸南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畧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回

去說○以楊士奇爲吳府審理副士奇江西泰和人幼孤貧力學客遊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召入翰林修書方孝儒亟稱之奏爲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部試諸纂修者授以官尚書張紞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也以爲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名○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送京師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與燕謀○靖難兵起三年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則復爲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遣人言於燕王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燕王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赴京師不復爲歸計既正大統諸內臣有謀者皆次第擢爲邊藩鎮守○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黜陟之刑

壬午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兗州府東阿東平汶上鉅野諸縣○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伯瑋死之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眞卿之後洪武末舉賢才除知沛縣時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

北兵駐沙河轉攻沛縣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出城戒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腹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面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縊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俄擒主簿唐清典史王謙亦不屈死○三月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於淝河斬其驍將王真時平安領馬步四萬爲前鋒王乃命高煦守營親帥精騎二萬至淝河按伏以待安兵至王令王真往逆安兵與真等大戰互相殺傷真後隊不繼安麾騎圍之數匝真身被十餘傷自度不免乃馬上自刎而死時安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王以數十騎當之安操長鎗馳馬追燕王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先是王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聲言救駕即砍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難問其姓名對曰臣莘城隍神也既覺王喜及與安戰始末一如夢焉○以蘇州知府姚善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軍馬入援京師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弟洞達

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大湖善嘆曰韓先生名可得聞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眞木以告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座請質經義芹曰公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爲行軍司馬

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諸人何殊東漢清節

悵今思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夏四月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兵於小河斬其大將陳文韓貴時北兵至小河陳文於一要處爲橋步卒輜重騎兵隨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師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

軍來援奮擊破之遂斬陳文於陣勇氣百倍遂渡橋燕將張武見文戰没率勇敢士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燕將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福軍與燕兵南北相對持者數日○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於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師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於是北兵退舍還營拋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安可一挫而歸王決意引兵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何福移師營於鳳陽府靈壁縣時南北軍對壘日久燕將士不解甲者一月盛夏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軍中恐疫屢請渡河擇地休息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秪取敗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饑窘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遂遣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靖難兵攻破靈壁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燕王令諸軍攻

靈壁營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擒陳暉平安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福單騎脫歿既而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貴皆歸與明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渡淮盛庸敗歿遂克盱眙縣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以小舟潛濟庸軍初不知覺及漸近營舉砲衝突其陣庸軍棄戈甲而歿燕遂渡淮至盱眙翰林修撰王艮閉門泣涕與妻子永訣服毒死之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徑趨滁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渡江王曰不然鳳陽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既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至楊州儀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遣禮部侍郎黃觀往安慶修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身然事勢不可爲矣○楊州衛指揮王禮以城降於靖難師先是燕遣都指揮吳玉招諭楊州守備指

揮崇剛監軍御史王彬不從謀集兵守禦王飛書募人擒之禮先謀應北兵爲剛等所執繫獄至是禮黨千戶徐政率衆破獄出之遂執剛及彬開門出降剛彬不屈皆死之燕王至楊州克儀眞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鎭江守將童俊送款○呂太后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旣克儀眞方孝儒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畢集天塹之險北兵不長於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帝乃以大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分南北爲請燕王曰此特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姊相見無多言也○六月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鼎等帥師與靖難兵戰於浦子口敗之○靖難兵大敗盛庸軍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時盛庸帥舟師駐江上北兵漸至近岸盛庸整陣以待先是北兵敗於浦子口高煦率兵至王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封汝爲太子於是高煦死戰王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奔潰陳瑄受命帥水軍往援反迎降○靖難兵次於龍潭帝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爲方孝儒曰今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

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帝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景龍等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講和爲請王笑曰割地何名何爲聽奸臣之計景隆等懼不敢對遂遣歸○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夷不果○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北兵既駐龍潭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降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是進

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責以大義殺之○靖難兵攻金川門谷王橞與李景龍開門迎北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帝縱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初太祖末年將傳位而占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是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而逃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帝自焚無人知其變服出逃者是日燕王按兵入城安王楹及文武羣臣皆來迎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

令悉解散復業是日高巍縊死驛舍前僉都御史程本立太常少卿廖昇衡府紀善周是修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皆死之○北兵過江時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縊於廡下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後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是修傳且謂其子曰當時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之作傳聞者笑之是修爲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一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其所著有詩經集論語類編衍太極圖邇言家訓進思集等書○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侍郎蹇義陳洽戶部侍郎夏原吉古朴大理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王淮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吳府審理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或列諸名臣○是日燕王揭榜討文職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儒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銳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

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陳敬先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惡爲首者陞官三級爲從者陞二級綁縛叛逃官吏爲首者陞二級爲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復私讐刼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銳黃福尹昌隆迎駕歸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幷宥張紞復爲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復揭妖臣榜於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

鉉姚善等共五十一人○城破之夕郎官御史給事相與縋城遯去者數十人○燕王清宮三日諸宮人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六月十七巳巳日燕王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自高飛高飛上帝畿巳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備天子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先是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上清宮詰問宮人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上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從之○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爲陽武侯謚忠愍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二公國朝武臣鮮儷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尋復降爲庶人後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秋七月召淮南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梅殷守淮南尚欲爲建文計上既正大位令寧國公主以書召之回殷乃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上甚銜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殺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爲首抄沒充軍者先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死於道○蘇州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撫陳斌等綁至京誅之先是上購黃子澄急子澄在

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反我善厲聲曰各爲其主耳遂命磔之善友給事中黃鉞者常熟人與善相許國鉞丁親喪家居聞善被殺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橋西向拜哭曰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國難志同死國今君已死吾忍背義獨生乎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六十五人皆死妻妹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家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下方孝儒獄既而族誅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密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道衍曰南有方孝儒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上首肯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官中自焚孝儒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將用之孝儒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儒乃召出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上曰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儒曰成王安

在上曰渠自焚死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命左右授筆草詔孝儒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縊死每抄提人輒示孝儒孝儒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亦多坐誅然後磔於市凡稱磔者悉皆凌遲之刑孝儒學術淵源伊洛忠義凜然所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帝王基命錄宋史要言諸書以時禁皆毀不傳惟遜志齋集四十